Globethics Repository



反思《论确实性》中枢轴命题理论对宗教怀疑主义的批判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AO, Jianbo
Publisher	Nordic Forum of Sino- Western Studies, Helsinki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4 17:26:0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701

反思《论确实性》中枢轴命题理论对宗教怀疑主义的批判

曹剑波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厦门 361005）

提要：由于枢轴命题是不会出错的逻辑命题或语法命题，由于怀疑枢轴命题没有合理的理由，由于枢轴命题是行动的基础，是思想的基础，是怀疑的基础，由于怀疑枢轴命题是发疯或修辞的标志，因此枢轴命题是不可怀疑的。反怀疑主义者把“上帝存在”看作是枢轴命题，提出了两种反驳宗教怀疑主义的策略。用枢轴命题理论批判宗教怀疑主义，实质是用外在主义批判内在主义。由于它们的理论承诺不同，因此是一种不成功的批判。在承诺内在主义的知识理论的前提下，宗教信念的捍卫者应该重新审视已有的方式，另谋他路。

关键词：枢轴命题；维特根斯坦；不可怀疑性；宗教怀疑主义

作者：曹剑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厦门 361005。电子邮件：jbcao@xmu.edu.cn。电话：139-5000-1478。

从《逻辑哲学论》对唯我论的批评，到《哲学研究》对遵循游戏规则的强调，到《论确实性》中对枢轴命题理论的提出，都可看作是维特根斯坦对怀疑主义的回应，其思想都可用来反驳宗教怀疑主义。在维特根斯坦生命的最后一年半写的《论确实性》这本哲学笔记初稿，虽然不如经过精心酝酿的《逻辑哲学论》那样简练，也不如经过多年深思熟虑的《哲学研究》那样系统，而且其中有不少不够明确、前后重复，甚至不一致的地方，尽管如此，这本笔记却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生涯中所取得的杰出成果。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认为，这本笔记是他哲学研究状态最佳时的产物，他说：“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智力达到了研究哲学的最佳状态，我曾经绝对地确信我永远不能再研究哲学了。两年多来，幕帘第一次在我的头脑中掀起来。”[1] 细心地研究，我们便可以发现在《论确实性》中，到处显现着光彩夺目的思想火花，其中用枢轴命题理论对怀疑主义的独特批判对我们最富启示。本文以《论确实性》中的枢轴命题理论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枢轴命题理论中的反怀疑主义的思想，并探讨它对宗教怀疑主义的批判及其评价。

一、枢轴命题是不能合理怀疑的

在《论确实性》中，维特根斯坦用比喻的方法介绍了一类特殊的命题，“某些命题……好像……赖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实验哲学》（2012221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实验知识论》（NCET-110290）；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常规课题重点项目《道德教育的实验哲学研究》（FJCGZZ12-003）。

[1] James Bogen,Wittgenstein and Skepticism,Philosophical Review 1974（83：3):364.

以转动的枢轴”（§341）[2]，这类命题就是“枢轴命题”。枢轴命题的作用与特征在《论确实性》中被反复地阐述，它们是“世界图景”，是“用来分辨真伪的传统背景”(§94)，构成了我们思想的“框架”(§211)，形成了“语言游戏的不可动摇的基础”(§403)。这类命题包括“我有两只手”、“我有大脑”、“我从未到过月球”、“地球早已存在”、“我知道我的名字”等。其特征概括如下：

[1] 对所有理智的人来说，枢轴命题是无疑的。

[2] 怀疑枢轴命题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精神失常。

[3] 枢轴命题是偶然地通过接受受托的人造物而被继承的，而不是凭借它们的论证的真理而被继承的。

[4] 它们的意义没有经验命题清楚。

[5] 它们超越怀疑和确证。[3]

枢轴命题是在生活习惯中继承下来的，而不是凭借论证而获得的，是不可证明的，具有不可确证性；枢轴命题是所有有理智的人都认可的，是不能被合理怀疑的，具有不可怀疑性。由于本文主旨的关系，这里仅谈枢轴命题的不可怀疑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枢轴命题是不可怀疑的，他说：“有理智的人不抱有某些怀疑。”(§220)“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341）。枢轴命就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经过了实践的反复证明，绝对确实的，不会出错的命题，它们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持有的（§252，254），是公认的、根本性的、为我们大多数人所深信不疑的，是人们进行怀疑游戏的基础，是构成知识体系的出发点。他举例说，“我从未到过月球”是不可怀疑的，“我不可能怀疑我从未到过月球。”(§222)“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我对此（即‘我从未到过月球’——引者注）不能有任何怀疑。”(§219) 同样，不能询问“球在过去 100 年间是否存在的”(§138)，不能怀疑“我现在住在英国”(§420) 等枢轴命题。为什么枢轴命题是不能合理怀疑，对怀疑具有免疫力呢？维特根斯坦的理由有：

1. 枢轴命题是逻辑命题或语法命题，是不会出错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枢轴命题是“逻辑命题”（§51）或“语法命题”（§§57-58），是“在我们的经验命题体系中完成特殊逻辑任务的命题”(§136)；它们是绝对确实的，具有规则、规范的特征，“描述这幅世界图景的命题也许是一种神话的一部分，其功用类似于一种游戏的规则”(§95)；它服务于纯粹的语法作用，用以表明某些词是如何使用的，不能起事实陈述的作用；它们是流传下来的，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世界图景；它们构成了命题体系、命题结构 (§102)；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体系的基本部分，在认知活动中超越了认知评价，是认知评价的逻辑的一部分，是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深信不疑的。

在日常生活中，枢轴命题是绝对确实的、不会出错的，其“真实性属于我们的参照系”（§83）。以“我知道我的名字”为例，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也许会问：‘关于我名叫 L．W.（路德维希 • 维特根斯坦的缩写——引者注）这件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我可以说：‘我看不出这怎么会是可能的。’”(§660)“我完全明确地知道我的名字。”(§577) 在枢轴命题上出错是不可想象的，错误终止于枢轴命题。以“我有两只手”为例，“因为这句话并不正确，即在从行星过渡到我自己的手时，错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不是的，在某一点上这句话已经变得不可想象了。”(§54) 对某人来说，认识到“有两只手”不是他“知道”

---

[2] [奥] 路德维希 • 维特根斯坦 Weitegensitan (Ludwig Wittgenstein) 著，张金言 Zhang Jinyan 译：《论确实性》*Lun queshixing* [On Certainty]，(桂林 Guil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2 年版)，节 341。遵循学界引文惯例，对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论确实性》(*On Certainty*) 一书中的引文都是标节数，而非页码，以下引文仅标节数。所有引文都有参考 Ludwig 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D.Paul & G.E.M. Anscombe（trans.）, G.E.M. Anscombe & G.H. von Wright（eds.）,(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9)。

[3] Earl Stanley,《上帝与枢轴命题》*Shangdi yu shuzhou mingti* [God and Hinge Proposition], (*Pre-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 Austrian Ludwig Wittgenstein Society, 2003)，124.

一个不可修正的信念，而是他“占有”一个不可修正的信念，没有理由怀疑“我知道我有两只手”。说在枢轴命题上弄错了，是“愚蠢的胡说”。以“我从未登上过月球”为例：

如果我说“我从未登上过月球——但是我可能弄错了”，那就是愚蠢的胡说。

因为即使那种认为我也许可能在睡梦中通过不明手段被送上月球的想法也不会给我任何权利说这里有可能出现错误。如果我这样做，我就是不会玩这种游戏。（§662）

在枢轴命题上，我们不会出错，是由“错误”和“真理”概念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决定的 (§138)，枢轴命题根植于我们的语言游戏中，根植于我们的生活形式中，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行事的。枢轴命题的不可错性与出自内心深处的确信相联，它是“一个没有理由的行动方式”（§110），是“一种生活方式”，“处于合理根据和没有合理根据之外”，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358-359)。我们不怀疑枢轴命题在我们的生活形式中有其根源，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怀疑所有这些事实 (即枢轴命题所描述的事实——引者注) 只是我们的判断方式，因而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232) 不怀疑枢轴命题“是我做事的方式”（§148）。

2. 怀疑需要理由，怀疑枢轴命题没有合理的理由

维特根斯坦认为，怀疑需要有理由，需要有事实的根据，“难道人们进行怀疑就不需要提供理由吗？”（§122）“因此合理的怀疑必须有理由吗？我们也许可以说：‘有理性的人相信这一点。’”（§323）然而，怀疑枢轴命题却没有理由。以“我有大脑”、“地球早已存在”这些枢轴命题为例，如果有人怀疑这些命题，那么我们说他没有怀疑的理由，因为任何事实都支持这些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反对它们（§4，119），“不管我向什么地方看，我也找不到怀疑的理由。”（§123）“如果有人怀疑地球在 100 年前是否已经存在，我不理解他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知道这个人认为什么仍可作为证据，什么不能作为证据。”(§231) 这表明，枢轴命题具有最高的确实性，不可能找到有更高确实性的证据对它们进行怀疑。如果我们对起框架作用的枢轴命题怀疑，那么就没有“可以确信的判断了”（§490），那么包括我们藉以断言枢轴命题是可疑的那个命题，甚至连语词的意义在内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会使一切“陷入一片混乱”(§613)，会使一切“陷入矛盾”，失去“判断的基础”(§614)。例如，“如果想怀疑地球在我出生以前很久就已存在，我就不得不怀疑我所坚信的一切事情。”(§234) 因此，怀疑枢轴命题会取消了怀疑的逻辑基础，会取消了怀疑本身。我们不怀疑枢轴命题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怀疑精神不够，而是因为从逻辑上讲它们就是不可怀疑的。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怀疑主义对枢轴命题的怀疑要不以反事实为理由，要不以含糊的“可能出错”为理由，要不以想象的可能为理由，这些理由都是不合理的。首先，怀疑主义者以反事实的理由为理由怀疑“我有大脑”是不合法的。因为一切事实都支持“我有大脑”，没有一个事实反驳它，若以“我的头骨在做手术时竟然被发现其中空无一物”这种反事实的可能作为怀疑“我有大脑”的理由就是一种不合理的怀疑（§4）。其次，怀疑主义者以“可能出错”作为理由也是不正当的，“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所有计算都是不确实的，并且我们不能信赖其中任何一次计算 (通过说错误总是可能的来为自己辩解)，那么我们也许会说他是疯了。”（§217）“当如果没有证据可以信赖，因而不能信赖目前的证据时，说‘也许我们弄错了’是没有用的。”（§302）再次，怀疑主义者以想象的理由如做梦假设、恶魔假设、缸中之脑假设或异常处境（如处于催眠、麻醉、酒醉或精神错乱状态等）假设作为怀疑的理由也是不恰当的。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在辩论时，如果怀疑主义者提出服麻醉药或做梦的质疑，那是非常可笑的，这表明他们正陷于无计可施，胡言乱语的境地了。他说：

“但是即使在这些事例上我不可能弄错，难道我不可能受了麻醉药的作用吗？”如果我受了麻醉药的作用，如果麻醉药已经使我丧失意识，那么我现在就不能真正进行谈话和思维。我不可能真正认为我此刻正在做梦。某个人做着梦说“我在做梦”，尽管他这时说话声可以听得见，却并不比他当真下雨时在梦中说“天在下雨”来得正确。即使他的梦的确与雨声有关。（§676）

当笛卡尔主义者争论说，我可能在做梦时，这个争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我在做梦，那么这个说法也是梦想中的东西，实际上这些字有意义也是梦想中的东西。”（§383）

3. 枢轴命题是行动的基础、思想的基础，因而也是怀疑的基础，是不能怀疑的

枢轴命题是“用来分辨真伪的传统背景”（§94），是“一切探讨和断言的基础”（§162），是“行动的基础”(§411，414)，是“思想的河床”(§97)，是“思想的框架”(§211)，是“思想的基础”(§411)，是“一切问题和一切思想的基础”(§415)，因此，也是怀疑的基础。纽曼认为：“没有对没有直觉、没有论证却是独立自主的真理的接受，我们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行动。”[4] 维特根斯坦说：“把这些事情（即枢轴命题所描述的事情——引者注）看做绝对稳固的东西是我们进行怀疑和探索的方法的一部分。”(§151)“我们所提的问题和我们的怀疑依靠于这一事实，即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341）“某些事情事实上是不受怀疑的，这一点属于我们科学研究的逻辑。”(§342)

维特根斯坦认为，怀疑必须预先假定有不受怀疑的东西，必须预设枢轴命题，“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实性”（§115）。维特根斯坦举例说，有个学生不愿接受老师的任何解释，不断用他对事物的存在、语词的意义的怀疑来打断老师。老师无法回答，只好对他说：“不要打断我，照我讲给你的去做。直到现在你的疑问没有一点意义。”（§310）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位老师的要求完全正当，因为在学生还没有学会怎样提问，没有学会正在教给他们的游戏前，进行怀疑是没有意义的、空洞的、不合理的（§312，315）。这位学生的这种怀疑不是正常语言游戏中的怀疑，我们也不会选择这种怀疑的游戏（§317）。不怀疑枢轴命题是学习正确的怀疑游戏的前提，“孩子通过相信成年人来学会懂得一些事情。怀疑出现在信念之后。”（§160）如果一个有理性的人怀疑“地球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很久”等，那么，不管“怀疑”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他都学不会怀疑这种游戏。（§§327-329）

以“我有两只手”为例，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人们不能合理地怀疑“我有两只手”，因为如果要怀疑“我有两只手”，那就必须理解“我有两只手”的意思是什么，而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手”这个语词的意义（§306）。在日常的语言游戏中，只要懂得“手”这一语词的意义，“我有两只手”就不会成为问题，它正是我所知道的东西，“如果你什么事实也不确知，那么你也就不能确知你所用的词的意义。”（§114）如果有人怀疑日常的语言游戏中预先假设的“手”这个语词的意义，那么他就会“废弃”这种语言游戏，而这也就排除了对“我有两只手”这个命题的怀疑。换言之，如果不怀疑“手”一词意味着什么，那么在日常语境下，他也就不能怀疑“我有两只手”（§370）。

4. 怀疑枢轴命题是发疯或修辞的标志

由于枢轴命题是不会出错的逻辑命题或语法命题，由于怀疑枢轴命题没有合理的理由，由于枢轴命题是行动的基础，是思想的基础，也是怀疑的基础，因此，如果某人怀疑枢轴命题，那么严格地说不能批评他出了错，而只能说是他精神错乱或者在搞笑，因为错误是可以用理由来说明的，但没有理由解释人们为何要怀疑枢轴命题，因为怀疑枢轴命题会导致不一致和荒谬。人们可以对心智健全的、严肃的和有理智的人相信的许多命题提出怀疑，同样也可以怀疑作为怀疑基础的基本信念，但怀疑最终会结束于怀疑自己在怀疑这种游戏。怀疑自己在怀疑这种游戏只有疯子会去玩，只有为了引出笑料的喜剧演员会去玩，或者只有探求理智的限度的哲学家会去玩。

对枢轴命题进行怀疑，这是发疯的标志，而不是出错的标志[5]，除非疯了，人们是不会怀疑或弄错枢轴命题的。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在他定居在英国时，如果有一些人走进他的房间，一致地宣称他现

---

[4] John Henry Newman,《借助一种同意语法的短论》*Jiezhu yizhong tongyi yufa de duanlun* [An Essay in Aid of a Grammar of Assent], I. T. Kerr(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118。值得一提的是，纽曼 (Newman) 的这种思想，对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论确实性》(On Certainty)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 错误与精神失常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于错误处于某种理性的结构中，不仅有原因，而且还有理由。“我们能说错误不仅有其原因，而且有其理由吗？大体上说也就是：当某个人发生错误的时候，这种错误能够嵌进他所正确认识的事物之内。”（§74）

在不在英国，那么他只会认为或者他自己疯了，或者他们疯了(§420)。关于自己的名字自己是不会出错的，要是出错了，那么就说明自己疯了(§572)。“如果摩尔说出那些他宣称具有确实性的命题的反面，我们不应只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而是应该认为他精神失常。”(§155) 任何有两只手的人，如果对他自己有两只手表示怀疑，并想用一些方法和手段试图消除他是否真的有两只手这种疑虑，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一定精神异常了。人们“会认为他是个白痴”（§257），整个社会都说他“精神错乱”、“精神失常”，除非他是一位喜剧演员，或者在进行哲学思考（§467，468）。怀疑枢轴命题不是“我们游戏中的怀疑”(§317)，我们也不会选择这种游戏。

二、作为枢轴命题的“上帝存在”

枢轴命题理论提出了一种独特的[6]拒斥怀疑主义的策略。如果我们认识到某些命题在认知过程中起着“枢轴”的作用，认识到枢轴命题不可怀疑，那么怀疑主义就会被驳倒。维特根斯坦说：“怀疑主义并不是不能驳倒的，而是因为它试图在不能提出问题的地方产生了怀疑，所以显然是无意义的。”[7] 反怀疑主义者可以通过吸取维特根斯坦的枢轴命题理论来反驳怀疑主义。

以反驳关于外部世界存在的怀疑主义为例。枢轴命题理论的信奉者认为，“外部世界存在”的信念是所有理智的人都必定相信的和不容置疑的枢轴命题。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拥有“外部世界存在”这个信念，这并不是说他拒绝不去怀疑，而是说他处于这样一种给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能拒绝相信它却不会感到愚蠢或可笑。对所有人来说，在方法论上假定外部世界存在是任何神志正常的、前后一致的和理智的可持续性对话所必须的。从来没有人可以不要这个假定却仍然神志正常，且有任何前后一致的交谈。任何对外部世界存在的疑虑都会破坏每一次合理的交谈，包括使对外部世界存在的疑虑这种对话成为前后一致的可理解的交谈。由于个体的存在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必然导致怀疑个体的存在，甚至导致怀疑是否有这种怀疑状态的存在。怀疑这种怀疑状态的存在并寻找证据证明他处于这种状态的任何人，要么是一个喜剧演员，要么是一个疯子，要么是一位探求理智的限度的哲学家。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相信“外部世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容置疑的枢轴命题。在枢轴命题理论者看来，正因为“外部世界存在”是不可怀疑的枢轴命题，因此怀疑外部世界存在的局部怀疑主义就被驳倒了。

维特根斯坦用枢轴命题理论来反驳怀疑主义的这种做法，对后来的反怀疑主义者影响很大。赖

---

[6] 虽然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用枢轴命题理论拒斥怀疑主义的方式，与摩尔 (Moore) 式反怀疑主义方式类似，但却有显着的不同，因为枢轴命题理论暗含对闭合原则的否认。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正常的语言交流”中，对枢轴命题不能说“知道”(§260)，否则就好像在谈话过程中向某个人说声“早上好”一样无意义（§464）。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假定我是一位医生，有个病人来到我这里，并让我看他的手，说：“这个看来像是一只手的东西并不是一件精致的仿制品而是一只真手。”维特根斯坦认为，即使“它的确具有知识的形式”，也不应把它看作是“一项知识”，即使看作是“一项多余的知识”也不行，而只能把它看作是“胡说”，因为它“缺少使它成为知识的背景”（§461）。说枢轴命题不是知识，与认知闭合原则相悖。认知闭合原则主张：对理性主体 a 来说，如果主体 a 知道 p，并且知道 p 蕴涵 q，那么 a 也知道 q。以“地球早已存在”(§84) 这个枢轴命题为例，由于具体的历史主张不是枢轴命题，因此人们可以前后一致地提出理由证明他发现诸如“奥斯特里茨战役 (Schlacht bei Austerlitz) 已经发生 200 多年了”。因此，他可以知道这些具体的历史主张如“奥斯特里茨战役已经发生 200 多年了”，而且知道这些历史主张蕴涵“地球早已存在”。根据闭合原则，他也知道像“地球早已存在”这类枢轴命题 (§183)。

[7] Ludwig 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Luoji zhexue lu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D.F.Pears & B.F.McGuinness（trans.）,(Lo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4)，节 6.51

特[8]、斯特劳森[9]、威廉斯[10]、普特南[11]、斯觉尔[12]等人都利用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枢轴命题"这个概念构建了各自的反怀疑主义理论。例如，赖特认为怀疑主义的错误在于设想枢轴命题如"外部世界存在"完全需要确证。他主张，这类命题既不能确证，也不能否证，因为它们是"事实陈述"（fact-stating）。赖特认为，怀疑主义者不顾所相信的命题是否在起关键的基础作用，处处要求命题都有理由的支持，误解了我们认知实践的真正本质。以枢轴命题为基础，他对怀疑主义提出了批判。[13]

用枢轴命题理论来驳斥关于宗教信念如"上帝存在"的局部怀疑主义，与用它来驳斥关于外部世界存在的怀疑主义相似。有两种利用枢轴命题理论来反对宗教怀疑主义的策略[14]。第一种主张用"上帝存在"这个无基础的枢轴命题来支持宗教信念。在这种观点看来，有很多非宗教的日常信念如"我有两只手"都是无基础的[15]，非但如此，怀疑主义的怀疑理由也是无基础的，因此"上帝存在"之类的宗教信念也是无基础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有纽曼[16]和沃特斯托夫[17]。在他们看来，所有非枢轴的信念都是基于无根据的预设（即某些枢轴信念），例如，任何科学都有其本体论预设，都有其不可定义的范畴，都有其不可证明的公理预设。正如人们不批评、不怀疑科学的基本信念一样，人们也应该不批评或怀疑与科学信念没有本质区分的宗教信念。正由于宗教信念与其它信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宗教怀疑主义基于宗教信念预设某些核心的无根据的信念如"上帝存在"而只对宗教进行批评是不公正的。如果基于宗教怀疑主义的思路，人们同样应该怀疑所有其它的信念。

第二种主张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承诺某些基本的诸如"上帝存在"的宗教命题是宗教的谈话基础，是不需要根据的枢轴命题。在这种观点看来，宗教怀疑主义对宗教谈话的基本信念要求认知根据误解了宗教实践的性质。维特根斯坦式的信仰主义（Wittgensteinian Fideism）"就是这种观点，代表人

---

[8] Crispin Wright,《怀疑主义与做梦：与恶魔结合在一起》*Huaiyi zhuyi yu zuomeng: Yu emo jiehe zai yiqi* [Scepticism and Dreaming: Imploding the Demon, Mind], 1991（100），87-115.

[9] Peter Strawson,《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几种变种》*Huaiyi zhuyi yu ziran zhuyi: Jizhong bianzhong* [Skepticism and Naturalism: Some Varie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 Michael Williams,《不自然的怀疑：知识论的实在论与怀疑主义的基础》*Buziran de huaiyi: Zhishilun de shizailun yu huaiyi zhuyi de jichu* [Unnatural Doubts: Epistemological Realism and the Basis of Scep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Hilary Putnam,《更新哲学》*Gengxin zhexue* [Renewing Philoso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 Avrum Stroll,《摩尔与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Moer yu Weitegensitan lun queshixing [Moore and 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3] Crispin Wright, "事实与确实性 Shishi yu quedingxing"[Facts and Certaint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85（71）)，429-472。

[14] Duncan Pritchard，"'上帝存在'是一个宗教信念的'枢轴命题'吗"Shangdi cunzai shi yige zongjiao xinnian de shuzhou mingti ma? [Is "God Exists" a "Hinge Proposi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2000 (47))，133-134。

[15] 因为枢轴命题经过了无数次实践的检验，是绝对确实的，不会出错的，人们不能提出比枢轴命题更确实的证据对它们进行证明，正因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把看到我的手作为证实我有两只手的证据的理由。"（§250）这表明，没有比"我有两只手"更根本、更确实的信念，能够用来为"我有两只手"的信念提供支持，因此没有理由能证明"我有两只手"，"我有两只手"是没有证据基础的，不可确证的。

[16] John Henry Newman，《借助一种同意语法的短论》*Jiezhu yizhong tongyi yufa de duanlun* [An Essay in Aid of a Grammar of Assent], I. T. Kerr(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7] Nicholas Wolterstorff，" 宗教的知识论 Zongjiao de zhishilun"[Epistemology of Religion], in J. Greco & E. Sosa(eds.),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9)，303-324.

物有菲力普斯[18]和马尔康姆[19]。这种观点认为，上帝绝不是神学和哲学所设想其所是的东西。上帝既不是可知的存在，也不是真实的可以被命题指称的实体，相反，上帝是担保宗教实践的世界图像的核心。[20]维特根斯坦式的信仰主义者把“上帝存在”作为一个枢轴命题，主张用这种方式来信仰上帝。他们认为，人们不能基于证据主义来批评宗教言论，因此宗教言论中的“上帝存在”没有表达事实陈述的作用，它们形成了宗教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是独立于认知评价的，对怀疑和确证具有免疫力。因此，确证或否证上帝存在的努力是多余的、糊涂的和自我反驳的。斯坦利把维特根斯坦式的对上帝信仰的论证表述为：“枢轴命题是免除怀疑和确证的。信仰上帝是一个枢轴命题。因此，信仰上帝是免除怀疑和确证的。枢轴命题是如此基础的，以致在任何谈话中都不能对它们提出前后一致的怀疑，也根本不能要求什么确证。”[21]

如果“上帝存在”与科学的公理一样，那么只对宗教进行怀疑而对科学大加赞赏就是不公正的；如果“上帝存在”是不可怀疑的，必须接受的枢轴命题，那么宗教怀疑主义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就是不合理的，就是精神错乱的表现。这是基于枢轴命题理论对宗教怀疑主义所作出的结论。

三、对用枢轴命题理论来辩护“上帝存在”的评价

然而，在我们看来，以上两种策略并没有驳倒宗教怀疑主义。第一种策略非但没有驳倒局部的宗教怀疑主义，反而证明了全面的怀疑主义的胜利。这种借宗教怀疑主义的局部性试图捍卫宗教信念的合理性的做法是不成功的。[22]

第二种策略的困境是，我们用这种形式来把握宗教言论的语义学果真正确吗？毕竟，如果上帝确实存在，而且宗教信徒与上帝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上帝存在”的陈述形式怎么可能既不能确证，也不能怀疑，也不能知道呢？这种策略等于直接承认宗教怀疑主义的核心主张，即宗教信念有一些固有的特征使得它们既没有保证也不能认为是已知的命题。与其说这捍卫了怀疑主义对宗教信念的攻击，不如说充其量只不过提供了一种退让战术而已。

另外，维特根斯坦式的信仰主义中的“上帝存在”似乎没有资格成为枢轴命题。如果“上帝存在”这个信念真的是一个枢轴命题，那么它表达的将是不可避免和不容置疑的，以致所有理智的人都不得不占有。然而，对上帝的信仰似乎只是偶然接受的，而不是深思熟虑选择的产物，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在深思熟虑后可以对上帝的信仰加以放弃。对上帝信仰的放弃纵使人们不会因此使人们判断力更强，也不太可能使人们丧失理性，人们至少仍然可以保持同等的作出合理判断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信仰上帝是神志正常的对话的一个先决条件。

“上帝存在”看起来与其它公认的枢轴命题有重大的区分。用以“外部世界存在”的信念为例，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来说，这个信念是所有理智的人都必定相信的和不容置疑的。任何心智健全的人会拥有这个信念，这并不是说他不愿拒绝这样做，而是说他处于这样一种给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不能

---

[18] D.Z.Phillips,《维特根斯坦与宗教》*Weitegensitan yu zongjiao* [Wittgenstein and Religion], (London: Macmillan，1993)。

[19] Norman Malcolm,”信念的非基础性 Xinnian de fei jichuxing”[The Groundlessness of Belief], in Stuart C. Brown（ed.）, *Reason and Relig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143-157.

[20] L.Wittgenstein,《讲演和谈话》*Yanjiang he tanhua* [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63.

[21] Earl Stanley,”上帝与枢轴命题 God and Hinge Proposition”，*Pre-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 (Austrian Ludwig Wittgenstein Society, 2003)，124.

[22] Terence Penelhum,” 宗教信念需要基础吗？ Zongjiao xinnian xuyao jichu ma? [Do Religious Beliefs Need Grounds?], *Nederlands Theologisch Tijdschrift*，(1986（40))，227-237.

拒绝相信它却不感到愚蠢或可笑。因此，相信“外部世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容置疑的枢轴命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如果不是一个哲学的玩笑，那么必定是精神失常的表现。然而，在笔者看来，怀疑上帝的存在却不会如此。“上帝存在”这个信念事实上并不为所有严肃的和理智的人所拥有，有不少著名的有着巨大的理智成就并因而获得尊重的人不相信上帝存在。这表明，否认上帝存在不会丧失理智。事实上，谈论对上帝存在的否认并不必然荒唐可笑和语无伦次。任何一个理智的宗教怀疑主义者都可以不假设上帝的存在却可以有意义地且前后一致地谈话。严肃认真地说“世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因为没有证明有上帝存在”，并不会明显地带来像说“总有一天会证明外部世界不存在”那样的不一致，并不会给人神智不正常的感觉。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精神错乱、白痴或傻子不能用来指称那些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上帝存在”的假设在方法论上不是必然的。如果“上帝存在”受到怀疑，那么受到损害的只有亚伯拉罕传统的宗教谈话，其它宗教谈话则不会受到影响。不把“上帝存在”作为不可避免的和不容置疑的枢轴命题并没有什么错误。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式的信仰主义的上帝仅仅嵌在世界图像（参考系或生活形式）中，上帝仅仅是相对于相信他的人而存在的，它没有自己的独立存在。这一切都表明：信仰上帝，甚至是维特根斯坦式的上帝，并不完全适合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枢轴命题。

用枢轴命题理论来反驳宗教怀疑主义，借用维特根斯坦对《论确实性》这本笔记的评价用语，可以说虽然“一直在瞄准靶子”，却没有“击中目标”（§387）。宗教怀疑主义是基于内在主义的，它主张，我们没有不窃取论题（non-question-begging）的方法为有争议的宗教命题提供足够的认知证据支持，因此，人们既不能知道，也不能有保证地相信宗教命题。其理论根据是“不能援引不窃取论题的理由作为相信某些命题的基础，蕴涵不能知道，或有保证地相信那个命题”[23]。内在主义的知识理论要求人们对知道有自我意识，并直截了当地认为，如果人们不能为信念举出足够多的反思的可获得的理由，那么相信这种信念就不是有保证的，或者说这个信念不能被当作是知识。与此不同，枢轴命题理论在本性上“与研究所走的道路距离很远”(§88)，它是一种外在主义的理论。外在主义的知识论者承认存在有某些起框架作用的命题，它们在知识论上不需反思的可获得的理由的支持，不需要对知道有自我意识，因此也不认可建立在内在主义基础上的宗怀疑主义。用枢轴命题理论批判宗教怀疑主义，其实质是用外在主义批判内在主义，由于它们的理论承诺不同，因此这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无力的批判。在承诺内在主义的知识理论的前提下，面对宗教怀疑主义的攻击，宗教信念的捍卫者应该做的是，重新审视已有的方式，另谋他路。

[23] John Haldane,”不可错性、权威与信仰 Bukecuoxing, quanwei yu xinyang [Infallibility, Authority and Faith], *The Heythrop Journal* (1997（38)），262-283。

The English Title:
Reflecting the Theory of Hinge Propositions of On Certainty Criticizing Religious Skepticism

CAO Jianbo
Professor, The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 Fujian Province, China. Email: jbcao@xmu.edu.cn. Tel：139-5000-1478

Abstract: Hinge propositions are undoubtable, because (1) Infallible hinge propositions are logical or grammatical propositions, (2) There are no reasonable reasons to doubt the propositions, (3)The propositions are the basis for actions, for thoughts, for doubt, (4)To doubt the propositions is a sign of madness or rhetoric. Taking "God exists" as a hinge proposition, the anti-skeptics put forward two strategies to refute religious skepticism. The essence of using the theory of hinge proposition to criticize religious skepticism is that of using externalism to criticize internalism. Their theoretical commitments are different, so the criticism is unsuccessful.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internalist commitment of epistemology, the defenders of religious beliefs should re-examine the existing methods and pursue other way.

Keywords: hinge propositions; Wittgenstein; undoubtability; religious skepticism